

由盟邦、棄婦、到迷惘的台美關係*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戰後，當盟軍決定把台灣交給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權之後，這個島嶼的命運似乎就注定與美國緊緊綁在一起。韓戰爆發以來，台灣一直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即使後來雙方斷交，還是有『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 維繫的特殊關係。基本上，美國一方面以『上海公報』(1972)、『中美建交公報』(1979)、以及『八一七公報』(1982) 跟中國交往；另一方面，美國希望台灣海峽保持現狀，只要稍安勿躁，至少在短期內可以敷衍中國。

民進黨執政八年，原本期待左右逢源，最後是連美國也得罪了，可惜，迄今尚未有通盤的檢討。由於蔡英文在大選中與美國撕破臉，民進黨必須修補與美國的裂痕；直到蘇貞昌擔任民進黨主席，堅持美國、及日本維持所謂的「民主同盟」，關係才穩定下來。至於現在的馬英九政府，表面上採取經濟親中、軍事親美的態度，實質上則以文化來促進終極統一。

戰後的歷史發展

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總統原本要放棄被視為扶不起阿斗阿的國民黨政府，沒想到韓戰在 1950 年爆發，讓台灣又重回美國的懷抱。在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總統任內，台海兩度危機，兩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4*)，也就是軍事同盟關係，此後，高雄港必定有一艘美艦鎮守。

* 與談於台灣人權文化協會、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主辦「台灣關係法 35 週年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2014/9/15。部分取自發表於李登輝民主協會主辦、李登輝基金會合辦、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承辦「台灣外交大戰略學術研討會」的〈以認同現實主義的觀點看美中日三角關係中的台灣外交大戰略——由孤兒、養子、到私生子〉，台北，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台北，2013/3/23。

在甘乃迪（John F. Kennedy）、以及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任內，雙方依然維持親密關係。越戰時期，台灣更扮演了吃重的後勤補給角色。然而，當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展開積極追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大體上是被當作可以忽視的怨婦。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在 1978 年底與中華民國斷交，其實是抵擋不了美國聯中抗蘇的全球戰略趨勢。還好，即使美國琵琶別抱，國會適時通過『台灣關係法』，片面承諾對於台灣的安全保障，此後將是台美非正式關係的磐石。共和黨的雷根（Ronald Reagan）、以及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在 1980 年代相繼上台，國民黨政府喜出望外，卻仍然有『八一七公報』的簽署；雖然雷根有所謂的「六大保證」，卻往往被民主黨的繼任者認為口說無憑、甚至於訕笑。

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視中國為「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提出所謂的「三不政策」，走出過往的刻意模糊；儘管如此，在 1996 年的台灣首度舉行總統直選，中國悍然進行飛彈試射恫嚇，風雨故人來，柯林頓還是派遣兩個航空母艦（獨立號、以及尼米茲號）戰鬥群來台灣周邊。其實，大有來頭的是第七艦隊的神盾巡洋艦碉堡丘號（Bunker Hill），以美國獨立戰爭的重要戰役命名，象徵美國人抵擋英國殖民軍事鎮壓的決心，讓人充滿無限的想像。

進入二十一世紀，共和黨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上台，台灣寄以厚望。一開頭，台美之間彷彿是久別重逢的戀人，小布希甚至於將台灣與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泰國、以及菲律賓並列為「好朋友」（good friends），讓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受寵若驚。只不過，隨著九一一事件而來的反恐努力、以及在中東的戰事陷於膠著，美國需要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配合，小布希左支右絀、疲於奔命，對於阿扁的外交操作漸感不耐。在這樣的氛圍下，首度出現台派團體到美國在台協會的台北辦事處抗議，令人錯愕不已，畢竟，一向只有親中的統派才有反美的姿態，不知哪一個環節的溝通有所疏漏。

對於中國的崛起，儘管雙方摩擦不斷，只要沒有明顯的取而代之企圖心，美國不願意與之為敵，只能對於這個潛在的威脅戒慎小心；由於美國在亞洲金融風

暴之際立場意興闌珊，等到驚覺，中國已經坐大。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對於美國的獨霸角色忐忑不安，因此，比較傾向於採取多邊主義的作法；既然美國在中東是靠跟中國舉債來打戰，不得不與中國平起平坐，加上有人民幣升值、債務、及減碳等議題，當然不會說想要得罪中國。

歐巴馬認為中國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競爭者」(competitor)，換句話說，就是既合作又競爭；歐巴馬兩面下注(hedge)，一方面軟鞭牽豬、另一方面是回防東亞，強調亞洲是「戰略樞紐」(strategic pivot)。從他與胡錦濤互訪所作的共同聲明來看，歐巴馬還是強調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而非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過去與中國所簽訂的三個公報，更不忘記提到『台灣關係法』。至於台灣所推動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也只有制式的樂觀其成反應，沒有過度的解釋、或是期待。

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政策

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原本對美關係的情勢一片大好，特別是在 2001 年過境美國，還走訪小布希的故鄉德州，好不風光。可惜，好景不常，由於阿扁本身沒有外交歷練、所託非人，又加上把外交當作選舉的工具，外銷轉口內銷，開始讓美國頭疼。另外，公投綁大選也讓美國覺得損人不利己，不要說入聯公投沒有過關，連軍購公投也被否決，讓美國很難不解釋為台灣不長進、想要擺爛「死乎美國」。最後，焦頭爛額的小布希視阿扁為「調皮搗蛋者」(troublemaker)，甚至於傳聞曾經氣得出言不遜，那就不得而知。

陳水扁政府原本的策略，一方面是希望在政治、以及軍事上維持與美國的良好關係，另一方面，也有在經濟上與中國整合的遐想。只不過，或許是因為中國對於阿扁的信賴度不夠，對於民進黨釋出的種種和平訊息充耳不聞，譬如就職典禮的「四不一沒有」演講、以及在大膽島的來喝茶心戰喊話。失望之於，阿扁喊出「一邊一國」，又重回李登輝前總統的「台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軌道。

西和碰壁，與美國的關係也沒有特別的進展，甚至於是每況愈下；唯一不變的，就是軍事上的聯繫。由於北韓試射飛彈，根據『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的「周邊有事」，台灣恰好可以透過美日的軍事同盟，希冀能藉著東京的人脈來強化與華府的關係。由於前後任的駐日代表羅福全、以及許世楷長年旅居日本，迂迴前進，隔一個的太平洋，五角大廈方面總算是政通人和；然而，面對主掌外交的國務院，台灣還是一愁莫展。

民進黨政府面對朝小野大，針對起碼的對美軍購案，可以歸咎國民黨所控制的國會掣肘。另外，由於阿扁堅持尊重外交體系內部的升遷原則，兩位前後任的駐美代表程建人、以及李大維的消極以待，民進黨政府似乎是莫可奈何，等到自己的人馬吳釗燮上任之際，已經回天乏術了。另外，阿扁所倚重的三位策士，包括邱義仁、蔡英文、以及蕭美琴，他們不時風塵僕僕銜命跨海溝通，卻是往往無功而返，究竟是將士無能、累死三軍，還是有其他不足為外人道的理由，就必須留待歷史去解釋了。

相較之下，由於行政與立法都掌握在手上，也就是所謂的全面執政，國民黨政府的對外政策，應該可以有比較瀟灑發揮的空間。馬英九政府有所謂的「和中、友日、親美」論述，表面上是「和中」，卻有濃得化不開的「親中」味道；雖然口頭信誓旦旦「友日」，不過，馬英九似乎是把日本晾在一邊，只要不出事就好；雖然言必稱「親美」，卻不時有「反美」的流彈四射。眾所週知，在九一一以後，崛起中的中國意氣風發，一些具有大中國主義的泛藍人士，言語中有意無意表露反美的姿態，儼然就是把中國視為宗主國。

當下，馬英九政府似乎是把對美關係假設為固定不變，也就是說，在「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下，只要跟美國維持實質的關係、低調軍事採購、不要出難題，應該是可以東線無戰事。美牛事件爆發，政府任憑讓原本是事務性的民生議題擴大蔓延，最後卻造成台灣輿論沸騰，美國當然是無法理解；尤其是原本已經在例行的談判所達成的共識，卻出爾反爾，對於美國來說，萬一其他國家也起而效尤，破壞國際上行之已久的經貿，豈不讓戰後以來的自由貿易框架出

現破綻？這應該是國安會秘書長蘇起黯然下台的主因。

整體來看，我們如果將民進黨政府的立場詮釋為「政治實質親美、經濟隱性親中」，而馬英九的外交政策則為「表面上等距、實質上親中」。早先，中國還必須試圖透過美國約束台灣，也就是美中「共管台灣（海峽）」的作為；現在，馬英九把對美關係置於對中關係之下，這種靜悄悄的戰略調整，才是令人擔心的。即使美、中之間終將不須一戰、以及民主化的中國不想併吞台灣，台灣人還是必須要思考：作為中國的經濟扈從，台灣的土地房屋所有權逐漸流失給啊六仔，台灣人只能認命地當地下老闆的員工，賺點服務業的微薄利頭；屆時，即使在中國的允諾下加入聯合國，卻還是要向朝貢王朝屈服，仰人鼻息、當人家的小三，也是沒有尊嚴可言。

服貿協議跟加入 TPP 無關

從去年的九月馬王政爭到太陽花學生運動，癥結在於國民黨政府以行政協議為由、刻意迴避國會的監督，意欲強行通過與中國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服貿協議）。由於民間強烈感受中國經濟的壓力，特別是服務業憂心中國勞力大軍入境，疾呼立法院逐條審查。一般而言，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整合不外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到經濟聯盟，也就是由商品降稅到投資及人員的開放，循序漸進。然而，馬英九政府卻以開放服務業投資為幌子，大開中國勞力進入之門，跟其他國家的作法大異其趣，委實有違常理；再者坐視流通業被蠶食鯨吞，為解放軍木馬屠城鋪路，裡應外合，匪夷所思；另外還開放文教周邊產業給台灣最大的敵人，任憑對方植入思想認同的病毒，更是包藏禍心。

我們知道，服貿協議是台灣先前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框架之下，眾多經貿協議之一。當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與尋求連任的馬英九進行辯論，對於 ECFA 議題語多閃爍，日後表示當選後會「延續前朝政策」，讓對方服下開門揖盜的定心丸，也種下今天讓中國人員可以長驅直

人的惡果。然而，民進黨迄今認為輸掉總統大選的最後一里路是因為未能獲得中國背書，眾人競相跟敵國輸誠表態，大家心知肚明。

面對中國所布下的 ECFA 天羅地網，有志之士推動積極加入美國所倡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希望能平衡馬英九政府毫不靦腆的傾中行止。然而，議者力陳必須加速通過服貿協議，進而才可以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也就是「東協加 6」，最後才能晉級加入 TPP。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邏輯可言。我們救是為了要掙脫中國的經濟羈靡而思以 TPP 制衡，豈有為了進入 TPP 而訴求深化與中國經濟整合的道理？

事實上，不管是 ECFA（及服貿）、或是 RCEP，與美國是否歡迎台灣加入 TPP，並沒有線性的關係，甚至於兩者是相互排斥的。首先，TPP 是美國總統歐巴馬「重返亞洲」戰略的經濟支柱，相當程度是要跟中國所主導的 RCEP 互別苗頭，我們既然在軍事上與美國結盟，豈有在經濟上企求左右逢源？此外，TPP 強調「通盤而高標準」，而美國特別關心投資保障、服務業、智慧財產權、環保、以及勞工權益，另外，農產品、國營事業、以及政府採購也是談判的爭議，我們豈可心有旁騖？

到目前為止，政府官員面對經濟困境，除了主張要靠中國輸血，所提出來的方案就只剩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彷彿這是萬靈丹。坦誠而言，降低成本在短期內或可有助爭取訂單，長期而言，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提高品質，才有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如果以產銷的過程來看，包裝及運銷固然重要，然而，關鍵的還是產品、以及生產的能力，企業家應該有骨氣一點。

總之，服貿協議絕對不是單純的經貿協定，而是馬英九向中國奉表稱臣所簽訂的「澶淵之盟」，自我矮化為中國的藩屬，講白一點，就是被包養、當人家的小三。接下來，如果中國進一步跟國際社會宣示所有會講「官話／華語／國語」的人都是中國人，只要認同自己是「文化中國人」者都可以申請中國護照，凡是擁有台胞證的人都是「政治中國人」，進而要求「公投入中」，兵不血刃。屆時，

台灣人的命運就要跟維吾爾人、或是克里米雅韃靼人一樣，只好無奈地自我流放，在自己的故鄉淪為少數族群。

台灣與美國的特殊關係

目前，馬英九政府兩邊押寶，經濟倚賴中國、軍事寄望美國。民進黨內為了2016年的總統大選，有各種與中國虛與委蛇之議，特別是廢除『台獨黨綱』。當然，由於擔心中國的併吞，也有人推動將台灣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

美國目前除了由五十個州所組成的本土（proper）以外，還有一些領地（possession），包括美屬威京群島（購自丹麥）、波多黎各、關島（美西戰爭的戰利品）、美屬薩摩亞（原為聯合國非自治領）、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原為聯合國託管）。回顧歷史，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打敗西班牙，取得菲律賓、關島、以及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只有菲律賓獲得獨立。美國在戰後接收日本在太平洋島嶼託管地，包括北馬里亞納群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帛琉，美國未便直接吞下擁有；其中，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帛琉已經獨立，卻與美國有「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關係，聽起來似乎是相當中性，其實，這是屬於保護國的地位（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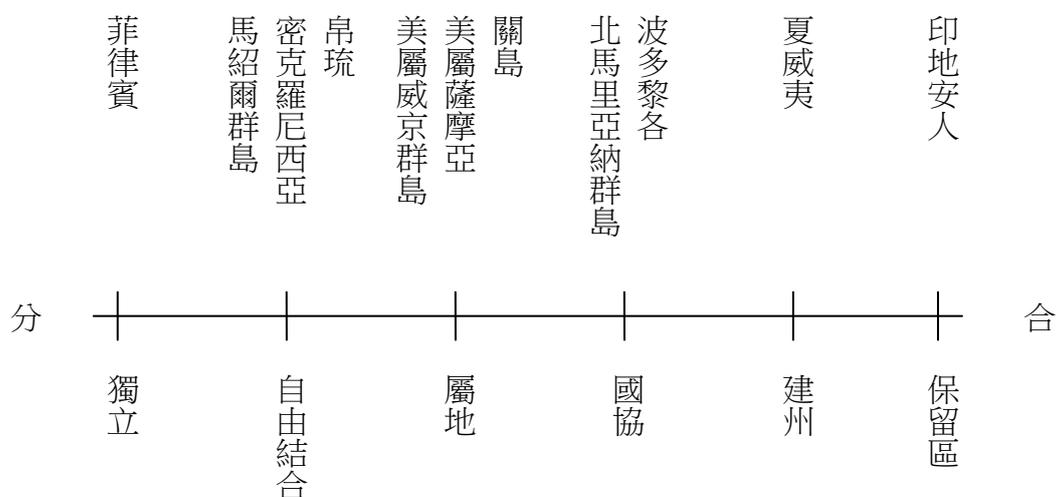


圖 1：美國前殖民地或託管地的安排

夏威夷原本有自己的國家，在變成美國的領地六十年後，戰後經過公投而建制（organized）成為州的地位，不再是領地。另外，在光譜的另一格極端是失去主權的印地安人，現在的身分只是「國內倚賴民族」(domestic dependent nations)，剩下在保留區有自治權。我們如果以納入為固有領土與否、以及是否建制與否兩個層面來看，在邏輯上可以有四種可能（圖 2）。至於位於古巴東南端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是美國的永久租借地；相對之下，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羅陀是英國的屬地。

| | | | |
|------|---|---------------------------------|---------------------|
| | | 建制與否 | |
| | | 是 | 否 |
| 納入與否 | 是 | 五十個州 | Palmyra Atoll 領海 |
| | 否 | 關島 美屬威京群島 北馬里亞納群島 波多黎各 | 美屬薩摩亞 |

圖 2：美國的領土組成

所謂的領地、或是屬地，其實就是殖民地，權限較少：關島、美屬薩摩亞、及美屬威京群島的島民雖然具有美國國籍身份，卻沒有公民權、不能參加總統選舉投票；由光譜往右推移，波多黎各、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與美國有國協的關係，具有自治權，住民享有美國公民權。這些通稱為「島嶼地區」（insular area）、或「海外領地」（overseas possession），尚未被正式納入（unincorporated）為固有的完整（integral）領土，因此，不完全適用美國憲法（unincorporated），有點像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只能適用『六三法案』（1896）、不適用日本帝國憲法，我們豈有走回頭的道理。

就台灣政治人物的訴求而言，從光譜來看，由美國的屬地、到最極端的反美，中間還有相當多元的看法；甚至於有人宣稱台灣應該是「美國軍事政府占領下的領土」（unincorporated territory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具狀告上美國政府。我們必須指出，美國在美西戰爭後，以軍事政府統治過波多黎各、關島、以及菲律賓；戰後，美國佔領過日本、以及德國，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也佔領伊拉克，然而，就是沒有正式統治過台灣。由於台灣在戰前就是日本由滿清割讓而來的合法固有（permanent）領土，因此，並不適用聯合國託管；如果真的要說，其實是美國當年私相授受，讓蔣介石的軍隊接收、並佔領台灣。主張台灣是美國的占領地，除了說拘泥於「國際法優於國際現實」的形式主義，也背離國際上尊重「民族自決」的基本原則。

台灣作為中立國的選擇

長久以來，要將台灣建設為「東方的瑞士」，一直是不少國人所追求的夢，譬如已經過世的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張維邦、以及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鏑。瑞士之所以迷人，除了說四個族群透過制度安排而建立和諧的關係，更令人豔羨的是長久的中立地位。因此，在過去二、三十年來，面對中國的領土野心，在諸多國家安全的政策選項中，中立國的訴求一再出現；只不過，卻缺乏比較通盤的評估。先前有陳秀麗（2014）籌組「台灣永久中立國推動聯盟」，近日，前副總統呂秀蓮倡議「台灣和平中立大同盟」，積極推動以公投達成台灣的和平中立。

大體而言，中立是指不願意捲入國與國之間的交戰，在國際法上有特定的權利跟義務。對於小國而言，這是一個誘人的外交大戰略，不希望當大國的馬前卒，因此，在十九世紀盛行合縱連橫的歐洲相當流行。然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真正能維持中立而屹立不搖的，並沒有幾個國家。最倒楣的是比利時，儘管昭告世人中立，每回德國借路攻打法國，都只好乖乖地豎起白旗；還好，現在是以北約與歐盟的總部來自保。

由此可見，中立不是在法理上自我宣示即可獲得保障，而是必須在實質上被鄰國尊

重；講白一點，就是強權認為是否有接受中立的必要性。在二次大戰期間，只有五個中立國家沒有被佔領。瑞士跟瑞典威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終於被首肯當緩衝國；位於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跟葡萄牙，無關痛癢，前者還派志願軍跟德國並肩作戰；愛爾蘭則因為英國的殖民經驗，跟希特勒眉來眼去。戰後，自來維持中立的挪威、丹麥、及荷蘭毫不猶豫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然是認清所謂的等距離是自欺欺人；目前的國際法教科書，也多不再提中立課題。

在十九世紀，尚未成為新興強國的日本，一度也要走中立路線。在日俄戰爭期間，中國跟朝鮮都宣布中立，人家還是在領土上面打得你死我活，莫可奈何。在冷戰時期，位於北極熊旁邊的芬蘭為了生存，只好乖乖地向莫斯科叩頭，連偷看西方也不敢；兩國在 1948 年簽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好，承認芬蘭中立，卻是十足的蘇聯附庸。由於無人可以伸援手，芬蘭必須獨力面對強權，委曲求全看人臉色，那是可以理解的。烏克蘭在從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還是不時飽受俄羅斯的威脅，內部有人堅持親俄，也有人主張西望，當然有也中立之議，近日終於確定擁抱歐洲。

回到台灣的場景，必須面對中立國家適用的可欲性、以及可行性。眾所周知，對於台灣主權獨立的最大挑戰是中國，而非我們夾在美中之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事實上，不要說早先的軍事協防條約，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舉行總統大選，中國老是文攻武嚇，美國則適時派遣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幾乎是一種準軍事同盟的關係。如今，為了安撫中國而跟美國切割，即使是放屁安狗心，那將是外交大戰略的改弦更張，這樣走鋼索的思考，還是必須經過嚴肅的討論。

「永久中立國」是美好的想像，而且就短期而言，想要透過中立來確保台灣的獨立，用心良苦，就好像加入聯合國的目標是企盼集體安全的保障。然而在強權的威脅利誘下低頭、甚至於自廢武功，不只是親痛仇快，還會讓對方看破手腳。和平是好的，不過，如果為了迎合對方，下意識自我設限，那種「芬蘭化」的中立也是可悲的。未來，不管是透過條約、公投、入憲、國會立法、還是總統選舉，在中立化（neutralized）後，要是掛五星旗的軍艦將可以受損為由進港，那是開門揖盜了。總之，中立有三種，親中、親美、或是中性的中立，必須審慎思考，不要親痛仇快。

美國外交大戰略下的台灣

由友好到防範的光譜，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大戰略，大致上可以有綏靖、交往、圍堵、以及主戰等選項（圖 3）（施正鋒，2011：210-11）：一般而言，民主黨政府會比較傾向於自由主義，主張交往、甚或綏靖，而共和黨比較傾向於現實主義，保持圍堵、或是主戰的態度；當然，由於兩者有交集，難免有模糊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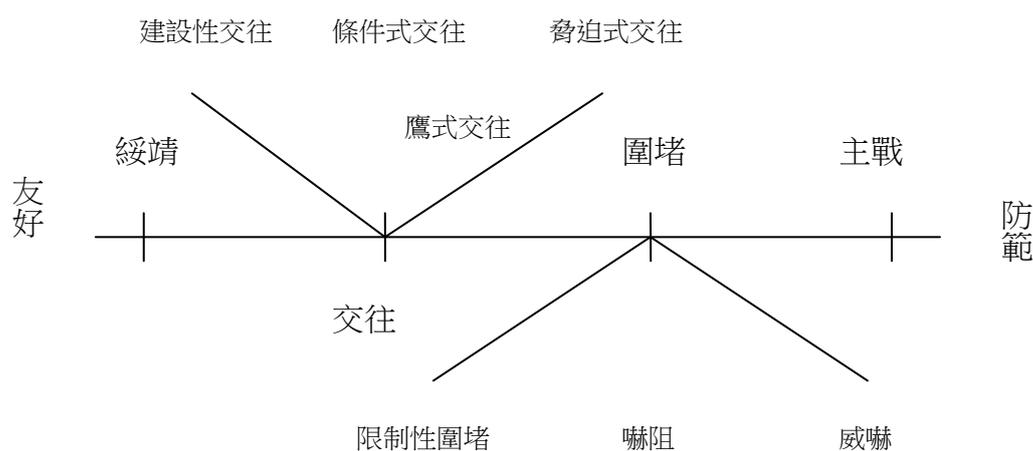


圖 3：美國戰略選擇的光譜

基本上，主張跟中國交往者會覺得台灣是絆腳石，即使不敢公然將台灣當作取信中國的見面禮，譬如已經破產的香港模式，至少也要遮遮掩掩，主張把台灣芬蘭化來討好中國，也就是說，表面上是讓台灣維持中立，其實是將台灣視為中國的勢力範圍，譬如 Glazer（2011）、及 Gilley（2010）。相對地，相信美國跟中國終須一戰者認為，不管是從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是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即使台灣是西太平洋的一艘無敵航空母艦，還是必須有捍衛自己的決心，台灣人不應寄望美國人平白犧牲子弟兵替台灣，更不應為了短期來自中國的經濟利益而昏了頭，譬如 Tucker 與 Glazer（2011）、及 Mearsheimer（2014）。其實，兩派有相當大的共識，也就是希望保持台灣海峽的現狀；問題是，現狀並非是靜態的。在統一與獨立之間，可以畫出下面的光譜（圖 4）。只是，面對中國在經濟、以及化層面的蠶食鯨吞，台灣的實質獨立日益遭到沖刷侵蝕，不管是傳統、還是核武的嚇阻都是枉然的。關鍵在於，我們到底有多少 Joseph Warren（1741-75）？

地派了兩個戰鬥群前來。

美國在三大公報雖然「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卻只願「認知」(acknowledge)中國所宣稱的「中國只有一個，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美國心目中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大相逕庭。在這樣「戰略清楚、戰術模糊」的外交作法下，美國對於中國對台灣主權歸屬不置可否，至多是在『上海公報』中巧妙地「認知」(acknowledge)到：「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而且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這裡的玄機是要讓台灣人自己去決定：如果台灣人自我認定不是中國人，那台灣當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美國在與中國周旋之際，基本上是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台灣，一方面關心台灣海峽兩岸的軍事發展失衡，另一方面則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說法虛與委蛇，實質上採取「兩個中國」政策，當然是不願意羊入虎口。因此，只要企圖採取藍海政策的中國不要去採紅線，試圖突破太平洋的島鏈，彼此應該是會相安無事。日本在 2011 年發生三一—強烈地震後，繼而有可能爆發核災，美國政府匆忙撤出外交人員及其眷屬，首選的緊急避難所竟然是沒有正式外交的台灣，無形中洩露了美國在國家安全上的基本傾向。就美國在東北亞的邦交國而言，如果說軍事同盟國南韓距離可能出事的核電廠太近，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到中國上海，然而，根據他們的想定，到底還是飛向台北，可以美國是如何看待友好的台灣。

坦承而言，除了前總統李登輝時代有綿密的幕後工作，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大致上停留在土法煉鋼的作法。首先，或許炫惑於朝中有人好辦事的經驗法則，民進黨政府與美國的國安單位比較熟識，相對之下，對於國務院似乎是一直沒有多大進展。當然，從季辛吉以降，美國的中國通傾向於親中，也就是所謂的「紅軍」居多，也因此，蕭規曹隨，民進黨、或是本土派所接觸的人（或智庫），基本上還是以「藍軍」為主。在商言商，這些有人願意幫台灣講話，這是可以預期的，然而，如果只是陶醉在相濡以沫，也是自欺欺人，永遠跨不去心中的自我鴻溝，沒有辦法與民主黨陣營建立持久的關係。

民進黨執政八年，對於海外台灣人最大的影響，就是草根的遊說工作不再。在過去，台灣人留學生居留在新大陸，分布於各行各業、活躍於政治參與。不過，近年在美國的曝光度，已經被西藏支持者超越。當老一輩的紛紛鮭魚返鄉、老臣凋零，而台灣的年輕人又不以留學為優先考量，尤其是法政類科，令人擔心後繼無人；相對之下，在六四事件以後，中國學者在美國遠遠超越台灣，這些人如果選擇留在美國，將是一股無形的美國外交決策影響力。

具有現代意義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在日本統治下萌芽的，特別是在一次大戰後受到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計畫』民族自決理念所感召。在蔣氏政權的高壓統治下，異議份子多數被隔離於火燒島；還好，遠走日本、以及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在海外展開台灣獨立運動，配合島內黨外運動，台灣獨立運動逐漸成長。主導「自救事件」(1964)的彭明敏教授於1970年免脫海外，終於讓兩股勢力正式在美國匯合，而「美麗島事件」(1979)更是進一步讓海外的台獨運動與島內的民主運動揉合交織，美國恰好提供溫床。

近年來，即使面對中國的經濟利誘，台灣內部對於美國還是有相當的好感。只不過從美國的國家利益角度來看，對於台灣人的獨立建國，即使是樂觀其成，卻未必會主動推波助瀾，這可能是台灣人必須有所覺悟的。台灣人自來對美國有過度美化的期待，因此，注定會有 George Kerr 所謂「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的相對剝奪感。台灣人要成為成熟的民族，就必須擺脫老是要人家「照顧」(*patronized*)的幼兒心態，自己作決定、自己努力，自己承擔。

坦誠而言，我們既不願意中國這個遠親近鄰強迫認祖歸宗，也不同意「半路認老爸」的作法。如果為了要取得政權而挖空心思去獲得中國加持，那是引鴿止渴；台灣即使是在中國的卵翼下加入聯合國，卻必須變成人家的附庸，也就是以名目上的獨立來交換實質的自主，那是混淆獨立的手段與自主的目標。同樣地，如果畏懼中國到費力地想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那是本末倒置；問題是，如果有機會讓台灣住民公投去向，支持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或是海外領地的人，說不定會遠多於獨立建國。

參考文獻

- 施正鋒，2011。《台灣涉外關係》。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翰蘆出版社。
- 陳秀麗，2014。《永久和平中立——台灣走向東方瑞士之路》。台北：望春風文化事業。
- Gilley, Bruce. 2010. “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pp. 44-60.
- Glaser, Charles. 2011.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pp. 80-91.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aiwan’s Dire Straits.”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pp. 29-39.
- Tucker, Nancy Bernkopf, and Bonnie Glaser. 2011.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pp. 23-37.